



08054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
商曰祀周日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
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爲正伊尹奉嗣王祇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
藏板

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爲重舜受終于文
祖禹受命于神宗况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爲謹
而史官紀敘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
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度
縱敗禮書若無益然卽位之初祇見厥祖侯甸羣
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
之意雖有驕奢淫佚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
心願聞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
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不免於



昏迷而終於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
著力之意言之爲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
常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
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
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二

退補齋
藏板

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憑藉扶持固億
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
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學者亦有此理
蓋萬物皆備於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匹
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感應之
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子孫弗率皇天降災災咎之
理存於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爲惡皆
恃天下爲已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假
手者非湯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

意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爲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毫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亳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寬爲對代虐者必以寬湯之伐桀非有他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易東爲西而已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曰罔不在初蓋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卽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卽已未有能立之者於焉而致扶持植立之工也自是而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
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
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
敬亦然惟愛親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
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敘惟亂之於桀故至
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於湯其
道足以贊天敘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拂先民是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
藏板

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敘於天之自然
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
所拂是以已而拂之也則人紀之理拂矣天民之
先覺則理在於先民不能若是以已而逆之也則
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弗拂時若卽肇
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
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敘
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
敘之訪爲君爲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齊聖廣淵易克也惟克忠爲難求湯不幸處君臣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命未絕之時桀紂爲君湯武安於爲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絕則桀紂不可以爲君矣故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茲一人觀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肅恭之態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爲下邪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
藏板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與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踐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蓋己之所素嘗者難豈敢以難望於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湯自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踐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材之主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爲後世無窮之計

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恆舞則爲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恆舞酣歌所以謂之巫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
藏板

風也觀湯之時以恆舞酣歌爲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爲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爲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爲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爲比四愆不免則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

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驅之何也蓋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動股肱耳目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於祿一體之義析而二固有視其君之過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以懼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

卷八

論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其股肱之義而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邦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於童蒙之初也天性未發人欲未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祇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於此故其辭力而意嚴聖謨洋洋嘉

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皆凜然可畏之事而
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
間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顯然有
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
之語森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
聖詳味聖謨洋洋之大而嘉言則甚彰明蓋洒埽
應對乃精義入神之妙能反三風之訓而默識之
則所謂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
藏板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
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
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
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
者觀復姤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修勿
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
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
墜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祖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况君道常明不明則反爲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爲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齋藏板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憤悱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爲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宮之營密邇先王先王之嚴朝夕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爲實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爲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藏板

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祇敬欽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渾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救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蓋湯於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於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

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諟以下至罔不祇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爲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於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况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况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己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爲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

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
臨於天下以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
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
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
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
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爲得
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意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
迪後嗣爲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稟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
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既言儉德又言謹乃蓋德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工
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
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
節儉之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
藏板

於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
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
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昏於縱欲徒
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
其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
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古

退補齋
藏板

所謂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忠之類也
言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
懌萬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
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
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
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懌
自尹之懌似未足爲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
此見尹任天下之重處尹不悅懌見太甲之爲有
萬世垂謨之意是以尹之懌也不爲尹懌爲萬世

而憚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視罔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爲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卽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廬于墓側朝夕有所聳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于克終允德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

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
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
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
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己
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
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
九廟爲墟矣使人凜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
忝厥祖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孰爲嚴其曰無越
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墜厥宗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去

退補齋
藏板

之斷斷也况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
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温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
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在武
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
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
諫之於幾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
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爲孝子者加敬而
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
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

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卷八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鬯王復于亳卽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藏板

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既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卽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改悔所見莫不的切自爲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二

退補齋藏板

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荆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荆棘也以速戾者見欲縱之爲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爲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旣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僂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旣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之之意温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旣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悔乍明其力尙淺慮其或解也當太甲幼冲之初伊訓之書懼其未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旣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

思恭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之所已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斲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爲常當緩而急則激而不顧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摹中篇悔過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

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訓太甲此轉甚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有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德者卽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已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爲治如漢高之寬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爲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爲君之道如出一軌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爲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也一毫不謹亂亡皆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卽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卽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明明之說將

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卽天之理也今王嗣有合緒尙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畫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序故告之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埽應對卽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卽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卽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所謂輕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

爲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
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
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
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
其理也謹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
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
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儆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
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旣明處民事以爲有餘而忘
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旣
明泰然安定而失興省之機也况惟艱惟危堯舜
以來萬世爲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
乎方其不明病在欲縱及其旣悔則已知義理之
味知之則將視以爲常此心止而不運輕與安之
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
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太甲之
寬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
夫自怨自艾之時也

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
藏板

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卽以爲非必當求諸道
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卽以爲是必當求諸非
道太甲既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
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
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
年方知逆順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
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
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齋
藏板

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
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
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歎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
獲旣慮之後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
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爲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曰而
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
不爲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

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僞而辯也太甲旣

卷九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藏板

明人已不可動搖惟疑似之言爲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爲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蘊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
藏林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歸無嫌無難循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未露一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

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此一德之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爲明切以神
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閒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
爲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卽一德之所在
謂有一德之人也

卷十

增參東萊書說

二

退補齋
藏板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之心卽一德
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
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
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
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

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卽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卽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卷十

增修東萊書論

三

退補齋藏板

新厥德者凜雪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之道也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上旣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

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

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

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謹慮小人之厠其間也惟

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

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閒而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已爲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眾寡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我爲廣以人爲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旣自廣匹夫匹婦心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

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聞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尚淳民心尚樸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既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常情也

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堯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

率籲眾感籲呼也感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者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圯壞不肯卽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循就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尙安能使之信邪盤庚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先言爾怒固宜我先王固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相正以生豈得而不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之觀此數語若卽百姓胥怨之言爲之發洩其本心怨氣已有所宣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况我先王有無疆之大厯服恪敬天命猶不常寧不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圯壞耿邑是天命

斷然爾民之生不在此矣天尙不知畏况從先王乎又引喻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理必別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之大功業底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敷教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彊家巨室安土重遷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簣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敷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忿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

况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爲悉不足聽乎古
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
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
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眾至庭而教之以訓情親而體婉當時民心
很戾自以爲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
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
藏板

康之心土之人委曲諄複如此民間其言豈不能
聽然退而顧其妻子思其室廬與夫遷徙之勞終
未能從故使之去其初心人心於彼既盛則此言
難入矣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播告之修未
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無
有不敬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
民所以丕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
信姦險膚淺之言夫胥動浮言者固在廷之臣而
盤庚不敢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

聒然胥動浮言者緣爾信險膚之人也忠厚之意
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
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
先王圖任舊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
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奉承
茲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茲德乃汝含
蔽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齊
藏板

火然可謂明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
之拙謀作成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
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
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
致恩意爲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殺之權乃能
勤勤懇懇如此所以爲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
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綱臣如網以
君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
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
其安理又可違乎汝之所以懷土重遷不過持傲
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
藏板

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動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
一時固以爲德矣然終爲水所圯壞其德豈實乎
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
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今汝乃敢大言以爲汝
祖固有積德不至爲水圯壞乃不畏水患將大害
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惰農何異憚目前之勞
自爲苟安不勉彊勤勞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
之望憚於遷徙焉得安寧也汝不能溫和以善語
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他日

罰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爲汝德水圮之餘將必以汝爲惡是汝先其惡也旣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者痛也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旣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愴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觀時小民尙顧恤人箴悔之言惟恐發言之有失矧我制汝短長之命其言豈悉不足顧乎大抵庸懦之君不能用賞罰而命令不行固也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誰敢不從乃再三告諭賞罰若無所施此所以爲難其曰制乃短長之命亦不得已略露此機以警之汝爲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曷不告朕而胥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

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于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巨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眾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舉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臣而乃爾乎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此在上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甘苦勞逸我安敢用非所當罰而罰汝功臣之世選其有勞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祖亦配享之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又豈敢動用非德欺鬼神而爲之此一段抑揚並立賞罰兼用當作兩節看

予告汝于讎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
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
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
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
有妄發繼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
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爲雄老者少者易
於欺陵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
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
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孰遠而疎
孰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
掩爾善遷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
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
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
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
以爲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
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長浦齋
藏板

凡爾眾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
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罰
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
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也盤庚
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
此於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
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
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卷十

增修東萊書說

古

退補齋藏板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則情已定不至渙散潰亂惟動搖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蓋民在道路冒風雨霜露逾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藏板

誣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

亶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眾此篇之作民已離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邑則未見安寧之樂尤易於渙散怨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褻慢王庭既非舊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于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

而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已甚明遵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整頓振作欲其必遷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爲憂惑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爲鮮有不浮于天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靡有阻礙言君民一心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論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卽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者

言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我民視遷徙爲殃罰故明諭之曰非也我所以呼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爲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爾民不欲遷而盤庚遷之咈民志矣乃謂之大從爾志者蓋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懷目前之利而不知他日安康之樂盤庚徙之乃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時已在道盤庚乃謂姑試同爾遷以觀安定與否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弊矣今汝不憂念我心經畫如此之勞乃皆包藏其心而不宣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欽敬其念慮以至誠感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鞠窮也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已至中路民尙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夫五政今日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也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爲告諭所感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胥沈溺於水患矣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民但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錮之中自生忿怒何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暫加稽考於理有見其怒自瘳矣汝不能長慮卻顧目前苟安不思他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爾入於憂患之域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不乘今日遂遷將爲水所圯壞屋廬畎畝皆當蕩然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當時民心已信而又未能忘安土重遷之念故其
心二而不一盤庚使之一心從上不可自生穢惡
以污臭其身蓋遷都則無他若不肯遷是自生穢
惡而自作弗靖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
奉畜汝眾

當此之時姦人易以乘民心之不一而生變故謂
恐姦人因汝之不肯遷依倚汝身以作姦宄併汝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
藏板

牽引入於迂曲之地矣都之必遷乃我迎迓接續
爾之命于天也蓋舊都水壞民命將絕因患之未
甚而遷乃所以迓續汝命汝遷新邑卽獲生生之
道矣予豈因此威虐汝眾但欲奉承養畜汝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
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

能迪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此
烏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使我
政有闕失而又陳久於此先王必降罪戾於我謂
我殘虐先王之民矣汝萬民乃不生生生生者新
起之意也不能奮迅澡濯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
共謀遷都之事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
不同我幼孫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
必罰殛汝至于此無道以獲免言先后之靈對越
在天昭昭不可掩矢之之辭也生生之意不可不
救乃死

味人情憚遷志意散弛教以生生作而起之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言爾先今言祖
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
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
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搖浮言懷姦於心
心既有姦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則之則也我先王舊嘗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根蟠固結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於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羣臣之辭詳蓋民止於懷土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具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顧戀財寶之念輕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而

不恤其小也盤庚舉先祖父以告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恤財寶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開心腹露情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隱不宣乃心君臣之情愈相絕遠矣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申于乃心者當時人心之所猷念止在不遷之中盍亦分其猷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己而不知人謀慮可謂偏矣各建中道於心合人已而致思可也民受天地之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姦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怪逾越不敬上帝之人與暫時於所遇而作姦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爲民害暫遇者謂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爲惡者此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八

退補齋藏板

道路中之所當深防其所以不敢爲姦於平日者
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遁至暫遇
之時卒然相值過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教之以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
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
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
窮之計乎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齋
藏板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
位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
爲民而遷故至卽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已之意
也

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勝費撫綏之時也上篇言王
命眾悉至于庭中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此乃云

綏爰有眾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
嚴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狎
怠惰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跋涉
之餘民力已困民志已墮室廬未輯田畝未敘不
自聊賴戲者不聊賴之態也但戲狎以度日耳如
清人之詩高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眾散而歸想
當時三軍無所用心但左旋右抽以作戲狎戲卽
有散之兆矣戲怠之病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爲長
久無窮之計乎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藏板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厯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固當訓告今既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
厯告之何也當時胥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
之時事變紛亂刑罰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
刑懷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厯
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
爾眾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
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矣氣抵事未定則隱忍

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政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

朕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則遷往于山
卽高處高則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凶德自山而下
則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旣蕩析離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居矣猶憚於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
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圯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尙不
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旣
出此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
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
我家亳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
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
尙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時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贊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之遷乃拂眾違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爲昏惑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其理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亦大也我非固不從汝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卜筮如卜稽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之策者不爲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事定而後言之者蓋聖人舉大事常以一己任怨方民胥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怨於上也大抵看書當因其所已言思

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卽前日在位惑民者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懋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蓋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卽有不得其所者矣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斂以爲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謂果敢恭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貌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忽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愈忽生生者奮起澡濯樂事赴功無懈惰廢弛之意也能鞠育斯民爲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如此者則以次序而敬之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陳也直以朕志之順與否者陳告於爾志之所
順者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也志之所否
者好貨者也明示好惡汝當無有不敬也

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

申不肩好貨之訓也故言無總生生者作事赴功
日新之也人之作事赴功爲利爲名不出兩端不
爲是故而自用以治已事乃自庸也不貪財若易
自庸若難盤庚兩言無所輕重何也蓋以理觀之
本無輕重難易之別無總貨實不若論到極處非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函

退補齋
藏板

做生生自庸工夫不能爲大抵人才靠外做者雖
有粗細其實一也都是不見根本總于貨實是靠
外粗底爲善好名是靠外細底其實一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既富庶則當教之教民非自外求因其本然之德
而敷之耳所以在奠厥民居之後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二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一

退補齋藏板

果得之常人誠不存志爲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顛倒錯亂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此爲君之常也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胸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

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蓋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爲一當以至公大同爲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首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爲法也高宗不言至於免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謂王之言一出而爲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

稟王之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詰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條目至多其理不外於恐懼常情懈怠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真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蓋高宗此心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默思道此心如何哉能體此則見上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

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於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
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
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
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爲誕者高宗信其
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四

退補齋藏板

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卽倚說以重任而不疑
何也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
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
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門二子觀之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
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復請問其目曾子以
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目求
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
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

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信而後諫雖人臣事君之常高宗望說之久一旦得之其渴求傳說教誨之心如何哉如舜命禹曰臣哉鄰哉一朝不可忘也又云朝夕者工夫相接續不可頃刻閒斷學而時習之意也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
藏板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句皆資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就礪則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爲有秋之獲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救高宗望說之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彊與發於至

誠者固不同也。勉彊而爲初，若有力量解而浸怠，故以漸而緩，至誠所發，稱其念而用其力，得其味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然之工夫也。

啓乃心沃朕心

謂傳說當開啓其心以澆濯我之心，沃之爲言有沃教之意思。傳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熱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六

退補齋藏板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卽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學者爲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

暗而無所見者譬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卽爲物所傷倚說爲目一時不可無也蓋高宗恐說視己爲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說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康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七

退補齋藏板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謂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予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伸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說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終高宗眷望傳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傳說以匹夫一旦居相位高宗責望如此羣臣必且聳觀以爲有奇謀祕計新人耳目之論而高宗

蓋已用工所欲聞者實論耳從諫之說雖若常談
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君所不及高宗
諄諄納誨之命說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
恭儉武帝之朝言征伐豈所謂濟其不及乎蓋容
納君德之至大憂其不足不憂其有餘惟恐高宗
之虛言說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
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
何惡於過哉高宗根本之善在於納誨既從其本
根而告之又借物理以開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
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八

昆補齋
藏板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誨責之於說說陳反己之理謂吾君切
於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
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祇順吾君之命以諫
諍乎蓋主聖則臣必直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
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
之於臣傳說乃使求之於己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已在相位矣乃進而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
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
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
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九

退補齋
藏板

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後世不
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
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
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以次而
至大夫師長相與共任亂民之責此爲君之綱目
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
天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

地矣明哲者卽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傳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旣憲天則與天一也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於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十

退補齋藏板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離毫末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罔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冑者備禦之具也備禦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生戎兵不起如人身被甲冑周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冑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賞人之大權也赤烏袞冕所以錫予予而

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筭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罰人之大權也興師動眾加人之境苟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己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遺何足爲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龜補齋

口如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者洞然矣知羞知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於在筭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

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也大矣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譽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冑衣裳與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動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苟有之矜之則私己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十一

思補齋藏板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通之道苟欲取辦於一人之智術則一人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順隨事而處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啓寵招權納寵之門既啓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不可恥也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三

退補齋藏板

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苟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己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蓋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閒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雜而不醇

矣蓋出位而爲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
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
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己故典祀豐昵
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
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害然
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傳說
所以就其過而正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傳
說有精微之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
祀之黷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
天有閒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
至於煩亂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聞傳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
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
於行觀高宗此言則嗜言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

卷十一

增修東萊書言說

古

退補齋
藏板

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諫心領神受正傳說正君定國之時襟量淺狹者必將自喜其言之售欣豔稱贊不知手舞足蹈謂堯舜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贊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贊之方且謂知之爲易行之爲難君不可以爲既已知之能事畢矣尙有無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

卷十二

增修東萊書說

五

退補齋藏板

不以爲難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旨說之言而遽止邪

高宗問精舍貽輻愛五折節五折節五折節五折節

次王與蔡野語不言旨輻給

始其語首曰我欲之曠谷之野政王對不與

前而將嗜其後也

